

路边的月亮





叶兆言，一九五七年生，南京人。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作品，现在是专业作家。主要作品集有《悬挂的绿苹果》、《枣树的故事》、《夜泊秦淮》、《艳歌》、《采红菱》、《去影》、《挽歌》等。作品曾多次得奖。

封面绘画 黄柔昌

封面设计 速泰熙

ISBN 7—5399—0418—6 / I · 399 定价: 5.20 元

目 录

路边的月亮
绿色陷阱

路边的月亮



第一章

1 阿林进剧团的那一年二十三岁。自从高中毕业，连续两年没考上大学，他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顶替父亲的职务上。他父亲老阿林在剧团里打杂做道具，前不久去医院检查，得出的结论是胃癌已到晚期。明摆着日子不会太久了，老阿林自信在剧团待了几十年，他的手艺如果不传给儿子，那些绝活就全失传。

“你爹我就凭这些纸糊，天底下有什么，就能给你做出什么来，你信不信？”老阿林的绝活之一便是将纸泡水里浸透，然后揉烂，拌进一定的浆糊，再做成各种形状的道具，“当年吴省长看完戏以后，到后台来玩，见了我做的驳壳枪，连声夸好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”

阿林根本不在听老子说话。二十三年来，他第一次

和父亲在一起待这么长的时间。过去的日子里，老阿林一直住剧团单身宿舍，逢年过节也懒得回去。越是逢年过节，剧团里就越忙。阿林弟兄三个对自己的父亲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。总算回来一趟，不是没日没夜地睡觉，就是和村上的男人肆无忌惮地说下流话。老阿林回家一趟，留下的故事足够别人取乐到他下次回来。阿林从刚开始懂事的时候，就听村上的人说他父亲的风流韵事。“你爹当然不肯回来，和女演员睡一觉，那日子还不跟神仙一样。真是的，女演员多漂亮啦，你爹还回来干什么？”

就在老阿林非常得意地卖弄自己的手艺时，阿林突然问：“爹，你当年干吗老不回来？”

“嗯——”瘦骨嶙峋的老阿林脸上露出些不高兴，“问这干什么？”

“随便问问。”

“我他妈没几天好活了，老子想把这点手艺教给你，你哪有一点点认认真真想学的样子？你指望在剧团里打打杂，就是那么好混的？”

“剧团不是就快散伙了吗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哎，奇怪了，还不是你说的？”

老阿林不吭声了，叹了口气，拿起紫砂壶喝茶。阿林又重提父亲为什么老是不回家的话题。

老阿林说：“我就该那几个钱，要供你们几个读书，老是回去，钱他妈能从天上掉下来呀？”

“你自己又抽烟又喝酒。”

“老子抽烟喝酒怎么了，这些年，我一个人，像光棍一样地熬着，你指望容易是不是？唉，你这小子，想不到让你高中毕业了，这几年又闲在那鸟事不做，等顶替，就等成了一个二流子。你看你才到剧团里来几天，这唱戏人的吊儿浪当，不用教，全学会了。”

“村上的人都说你在这有女人，所以老不回去。”

“我他妈有屁的女人，”老阿林差点发火，“你以为唱戏人那玩意就是那么好日的，真他妈滑稽。”死到临头的老阿林突然对自己的一生充满感叹，他白了儿子一眼，“你不要把这儿想得太好，我像你这么大时，也觉得唱唱戏好玩，成天动动嘴，有吃有喝，唱戏的女人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心里看着都舒服。老子这一辈子不就是打杂，打杂吗？有个老婆，还不是跟没有一个样。你也抱怨我老不回去，你知道我回趟家得花多少钱。真叫是没窑子，要不然，老子就是逛窑子嫖婊子，也用不了这么多钱。你倒是说起来轻巧，来剧团连头带尾才几天，你就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”

阿林知道父亲喜欢唠叨，尤其是明白自己的大限不久就要来临以后，他变得怨天尤人牢骚满腹。那个在阿林记忆中，被村上的男人津津乐道的，不断吹嘘自己

艳遇的老阿林已经不复存在。风前残烛的父亲瘦骨伶仃，只剩下一个空架子。他看着父亲喋喋不休地说着，心猿意马无动于衷。老阿林自顾自地说了一会，又开始给儿子上课，讲述他在制作道具方面的技巧。阿林依然毫不动心，他觉得花那么大的力气，做一个假碗，做一把假刀或者假枪，做一副看上去绝对逼真的眼镜，简直是一点意思也没有。

2

老阿林让儿子爬到搁板上去，叫他把自己多年来加工的得意之作，统统搬下来。剧团的前身是座旧庙，电工间木工间服装间道具间都在西边的那排小平房里。东西实在太多，太多的东西没地方放，只好在房间里，横空再搭一层搁板。阿林顺着梯子，并非很情愿地往上爬，搁板的空间非常小，他只能跪在搁板上。到处都是灰，他懒洋洋地对父亲说：“爹，拿什么呀？”

“都拿下来。”

“都拿下来？那也太过分了，然后再全部搬上去，这有完没完。再说，这脏兮兮的玩意，都请下来，往哪放？”

老阿林按耐不住失望，说：“不拿就不拿，你就在上面好好看看。不要见人挑担不吃力，你老子可是真花了

些心血的，不是吹，我死了，这门手艺也就绝了。”

阿林拿起一块假的煎饼，抹了抹灰尘，笑着，做出要吃的样子。老阿林叹了口气，拿这么个儿子毫无办法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来，剥了糖纸，十分漠然地往嘴里放。自从癌症确诊，他戒了已有几十年历史的抽烟。做为一种替代，他养成了不时吃粒糖果的习惯。“你说你爹做的东西像不像，嗯？”

“像——”阿林一声拖腔。

“我他妈反正也没几天了，”一股悲哀毫不含糊地向老阿林袭卷过去，他像幽灵似的走向角落。角落里有一张小床，他轻轻地爬了上去，趴在上面不再作声。

阿林从搁板上伸头往下望，他首先看到的是父亲倒放着的一双脚。这双脚又黑又脏，皮紧紧地皱着，仿佛已经风干了似的。正是夏天，搁板上出奇的闷热。阿林一样样地摆弄父亲制作的道具，汗如雨下。这些宝贝疙瘩凝聚了老阿林一生的心血。阿林想不明白，何苦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做假。这世界上现成的真东西太多，随便捞几件拿到舞台上不就更万事大吉。搁板上的小道具真可谓琳琅满目，阿林心不在焉地拿起这个放下那个，把搁板弄得咚咚作响。出奇的闷热很快让阿林感到眩晕，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准备下楼梯，正当他转身脚往梯子上跨的时候，他的注意力突然被糊屋顶的演出说明书吸引住了。

搁板上方那一块天花板，密密麻麻贴着十年前的演出说明书。比信封略大一些的说明书印着田春霞当年演出的剧照。对于这说明书，阿林实在太熟悉。他用手抹了抹附在田春霞剧照上的浮灰，仿佛怀里揣着一只猫，抓得心痒痒的，又好像一道电流从身上走过，禁不住一阵颤抖一阵激动。十年前的旧事一起涌到了他面前。那时候剧团下乡巡回演出，阿林兄弟仨在娘的带领下，一起去绿河镇看戏。扮演女主角的田春霞给阿林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。从那以后，印有田春霞剧照的那封说明书，就成了阿林最重要的收藏。田春霞扮演的女赤脚医生的形象，多少年来一直活跃在他的心头。那场戏到底说了什么，阿林已经记不清楚，阿林忘不了的是女赤脚医生的那身装束，一条翠绿的绸裤紧紧地裹在腿上，裤腿高高地卷起来，脚上是一双布做的草鞋，当真是赤着脚，两只极白的脚丫在舞台上绕来绕去。因为父亲的缘故，阿林兄弟仨被安排坐在舞台侧面，上下场的演员都从他们身边走过。穿过那不大的舞台，对面是伴奏的小乐队。这次看戏留给阿林最深的印象，便是演出的混乱。台上台下咫尺之间，可以生出无穷无尽的趣事来，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员，匆匆上场，贼目鼠眼东张西望，说了几句什么话，再急匆匆往台下跑，刚下舞台，便若无其事地和扮演老贫农的演员讨香烟吃。吃到一大半，又把冒着烟的香烟往阿林手上一放，三步两步

跑到台上，一本正经做几个动作，然后再溜回到台下，在阿林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从他手里夺过香烟，美滋滋地抽起来。

多少年来，那次演出的情景，无数次地在阿林的小脑袋瓜里转。混乱的情景越转越乱，记忆犹新的只是田春霞那两只极白的脚丫，飞快地在舞台上绕来绕去。那封印有田春霞剧照的说明书，是阿林一个人的秘密。剧照上的田春霞只有半截身子，她背着个小药箱，脸微仰，眼睛瞪着，光彩照人。

“老阿林——”

在搁板上的阿林神色恍惚，虽然汗如雨下，他已经忘了闷热。

“老阿林——”

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把阿林唤回到了现实生活中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注意到有两个女孩子正站在门口，探头探脑地打算进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老阿林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瓮声瓮气地问，“又是来讨东西，是不是？”

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地笑了。

“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老阿林坐那不动，故作严肃地瞪着她们。

“哎，老阿林，给我们一些铁丝吧，我们要做衣架。”

“我这哪有铁丝，你们不好到电工间去要？”

“哎哟，我们还不好说吗？”

“我和你们好说什么？”

在搁板上的阿林一声不吭地听着父亲和两个女孩子的对话。死到临头的老阿林的语气中仍然不失幽默。

女孩子又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们知道你老阿林好说话。哎哟，不要搭架子好不好，我们有数了——”

“有什么数？”老阿林脸上跳出笑容来，“你们和我快要死的老头子，有什么数？有屁的数。”

“你看你看，叫你不要搭架子，非要搭，非要搭。”

老阿林站起来，从墙上取下一大串铁丝，又从抽屉里拿出老虎钳，绞了一大段铁丝给那两个女孩子：“我搭屁的架子，又不是说笑话，马上就是快死的人了，我他妈搭给谁看？”

“喂喂，不要吓唬人好不好。老阿林，好事要做就做到底，帮我们做成衣架算了。我们又不会做。”

瘦骨嶙峋的老阿林把儿子从搁板上叫下来。两个女孩子这才发现他们头顶上竟然还有一个人，都瞪着眼睛看他小心翼翼地从梯子上下来。

“这小阿林倒是滑稽，居然躲在上面一声不吭。老阿林，你儿子看来也是个小滑头。”女孩子中的一位肆无忌惮地拿阿林取笑。阿林去食堂买饭菜时，经常遇到这个拿他取笑的女孩子，但是从来也没说过话，他只知道她也是个演员，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因为她老是带着一

个男孩子一起去食堂。阿林没想到一个从来和自己没说过话的女孩子，会突然和他开玩笑，脸刷地一下就红了。他从父亲手里拿过老虎钳，按照她们的要求，将铁丝加工成衣架。

“还是小阿林好，老阿林，你看你儿子一声不吭，就帮我们把衣架做好了，做得多棒，下次我们有事不找你了，我们直接就找你儿子。”两个女孩子拿了衣架，连一声谢都没有，对阿林挤了挤眼睛，笑着扬长而去。阿林满脸窘色站在那里，望着女孩子的背影，还陷在刚刚她们和他开的玩笑之中。女孩子已经走到了阳光下面，阿林注意到其中一个女孩子穿的裙几乎是透明的，裙里面的尼龙小三角裤和胸罩毕露无遗。另一位穿的是整个肩膀露外面的睡衣，她走路的姿式很有些特别，极细的腰不安分地扭着，两只小手摆过来摆过去。

“剧团里的小丫头，一个个骚着呢，你他妈日后在这混，我跟你说，脑袋不要发昏，”老阿林突然沉下脸来，说，“你他妈不要乡巴佬兮兮的，叫这帮小丫头一哄一骗，就忙得屁颠颠的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唱戏人那玩意不是好日的，你不要发昏。真的，你他妈不要发昏。”

3

阿林来到剧团已经两个月。医生说，老阿林的寿命，至多只能再活半年。半年说到就到，老阿林越来越瘦越来越黑。四十几年前，正赶上兵荒马乱的日子，有个戏班子从老阿林家的门口过，他和几个十来岁的孩子，跟玩似的便跟着跑了。戏班子到处流浪，一起跑出去的那几个孩子，一个接一个像跑出来时一样，又毅然跑回家，只有老阿林铁了心，戏班子穷得几乎到了讨饭的地步，也没动过回家的念头。多少年来，凡是属于唱戏打杂的事，他没一样没干过。他经常跑跑戏台上不用开口的龙套，扮演逃难的难民或是匆匆过场的匪兵，甚至在配角演员突然病到的时候，在台上左着嗓子唱过四句。这四句唱是他一生中最有名的笑话之一。除此之外，他当过炊事员，当过事务长，干过不到半年的木工。一直到三十岁，他也没娶上老婆，临了，他乡下的娘便为他作主，娶了个结结实实的苏北丫头。苏北丫头成了她的媳妇，长年累月地就盼他回去，好容易盼回去了，吃准了他外边有女人，翻天覆地和他闹。

村上的人都说老阿林外面有女人。老阿林自己也不回避，很难得地回一趟家，和媳妇床上斗床下斗，余

下的时间，便是和当年一起跟着戏班子出走的伙伴，大谈自己的艳遇。他当年的伙伴深信他和戏班班主的小老婆有染。

“如今那小老婆是名演员了，你能不得意，”媳妇和他闹，无非这么几句话，“小老婆还不就是小妖精，吸人的骨髓，抽人的精。”

“小妖精怎么了，是小妖精才有味道呢。”

“什么味道，她还能一个人该两张×！”

老阿林说：“你他妈懂什么，你要懂了，我早带你去城里享福了。”

媳妇说：“我们不是小妖精，享不起你的福。”

“你懂什么叫小妖精？小妖精，人家脸上的肉，都比你屁股上的肉要嫩。小妖精怎么了，小妖精放个屁都是香的。你不服气也没办法。老子要是不客气起来，离了你，你拿我有什么办法。你不要当老子没把柄，我倒要好好地问问你，你我都是丑八怪，这老大老二，都跟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，怎么老三独独是另一副腔调，凭什么比你我都漂亮？我叫是不追究，我要当起真来，你吃不了，兜着走。”

媳妇于是大叫委屈，乡下女人最开不起这样的玩笑，又是诅咒又是发誓，再加上寻死觅活。

老阿林说：“你看，真急了不是？”

媳妇连连跺脚，说：“你干脆死在外头，你死在外头